



列傳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等

牛宏

宇文慶

李禮成

元孝矩

弟襄

郭榮

龐晃

李安

長孫覽

從子熾

韓擒

弟僧壽

賀若弼

達奚長孺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

王長述

至崔彭

杜彥

至侯莫陳穎

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弼

張衡

楊汪

盧思道

從兄昌衡

李孝貞

薛道衡

明克讓

魏澹

陸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詒

許善心

李文博

隋書

卷四十八至五十八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

西川
氏雷
氏雷
氏雷

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唯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宋刻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

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獎宋刻作獎爲清河郡公賜物

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悅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悅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悅雅本作賢歎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

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徽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

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女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頴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練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

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

唐○宋

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甲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

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躰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鑿明遠

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躰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

水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躰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

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及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詔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

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鴻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

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
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
旨毋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苦慮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
高義周且以誅二叔漢啟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
公戒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
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
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
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
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
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
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
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險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

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穴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
不量方欲猶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
兵刃斃交漁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公董率饒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
軍門斬將舉旗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
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
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
於此無忘寢食公元建累世之元勲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
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
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
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

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益徵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繇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疎遠照臣以光輝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效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石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

司賚物五萬良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級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彤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

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負負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置唐書本傳規欲奪宗以素幸于上而雅信約

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及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各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于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

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
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
高祖所疎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
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
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
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
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
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
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
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温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
一拜車騎大將軍俄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

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
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
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
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
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
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
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
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
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魏州刺
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
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官以足疾
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

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
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
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
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
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
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
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
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
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濟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
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
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頹戮丘隴
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詐爲此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
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三

牛弘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屯國
氏國南南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察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
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
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
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
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
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
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
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
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

及古則
毛氏

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筴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徃徃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官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

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臺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明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

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
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
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
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
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
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
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且殘缺猶
多及東夏初平復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
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
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

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
分離彘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
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
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
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
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其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
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
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恹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
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
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
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
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

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
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天明堂教
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
四步其廣並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
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
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
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
並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
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

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
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
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
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
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
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
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
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
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
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
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

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令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圖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牖以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寸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牖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室而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形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

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房室^九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分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徧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祀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

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各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壁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

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

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

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

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椎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一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商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

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譏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竒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基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基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

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瑤瑤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晝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

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濁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終

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特進臣魏徵上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以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保據巖谷徑路懸絕慶東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

西川中鳳鳴
氏國開南甫

西川中鳳鳴
氏國開南甫

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
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
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會高潛功並居最周
武帝詔曰慶勲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
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縉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
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
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
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在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
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
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
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徵

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剪何能及遠哉尉迴貴
戚早著聲望國家有累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
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
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
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
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
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
違實聖人之躰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
狗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胸襟運奇謨
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
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
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

抱委曲無所不盡詭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貴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

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晶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

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于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修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蓋將圖之爲兄則所過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旣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摛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徒節涇部養德臥治也在州歲

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襄最知名

襄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襄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襄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任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襄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襄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襄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襄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襄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襄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克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襄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卽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襄詰之掾理屈襄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襄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執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執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繇絹六百段封平

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平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

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旣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絲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

進冕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祚謂冕曰射雉之符今日
驗不見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
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
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冕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
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冕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
塗用事勢傾朝廷冕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
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冕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
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
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
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
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
弟恣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
誘恣爲內應恣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
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
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
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熒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
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
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
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恣上儀同黃臺
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
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
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

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愬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愬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愬子瑋始自祿祿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愬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旣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茲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愬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旣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疇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嘗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愬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愬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愬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悉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於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譽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忠貞堂氏圖印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宋本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

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乘豐遂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荆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注敏慧美姿儀頗涉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蓋州令頴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沂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

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迨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官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靜子女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將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弟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世通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少是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成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

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田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

上天啟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乃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秦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蓋蓋認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涼于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

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
因留塞上使人隨虜入于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
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
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
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
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處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
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
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
無禮不敬婦公平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
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
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闥為葉護可
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

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
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謂晟曰於
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
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
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
闥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北齊本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
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闥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
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
議扇惑雍闥晟至京師且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闥欲勿與謬
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
示雍闥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闥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
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泣殺大義公主雍闥又表請婚僉議將許

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於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具攻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且聞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於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

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

啟人之朋竟勝時有戴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
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晨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
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晨又奏
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
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壑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
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晨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
數有功賊內攜離其王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
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晨部領降人
爲秦川行軍總管廣○未
本詳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晨進策曰
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
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晨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

餘口六畜數十頭王大喜引晨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
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其言聲謂爲霹靂見
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
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
元年晨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
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
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晨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
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晨與大將軍梁默擊走
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晨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
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斜薩阿拔僕骨等十
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晨送染干安
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晨于大行前委

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不所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艸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艸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艸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

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艸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賜贈甚厚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揚州揚州將

史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

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
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
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
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韓擒弟僧壽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
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
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
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
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
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
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
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
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

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
鋒擒率五百人

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

而拔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
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皇曰

廣宗本諱

上狀高祖聞而

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
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
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
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王叔寶時賀
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遺寇朕
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
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
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

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
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下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
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
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
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
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
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
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
二將俱會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
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
自壽陽淚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
之際又乘青驄馬徃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

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
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
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
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
其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
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來謁王左右
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捷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
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
世諤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爲將每戰先登
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曰令守者市酒
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
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
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迴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
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
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
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
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
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
卽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
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焉
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李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
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加上開府

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蓋皇口廣宋本諱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絃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贈練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宋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

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旣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

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智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各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剪暴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

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屢却弼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

真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
雜絲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
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
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
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
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
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此二人
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
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忘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
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
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
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
然發不中也旣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
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
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
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
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
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
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
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啟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
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

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典考之人謀實二人之力其倣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世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終

西魏中鳳臺
氏國南州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西魏中鳳臺
氏國南州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爲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大宋本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

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軍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奉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方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類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勲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勲廻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致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襄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

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迴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迴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

以行軍總管從上在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卽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川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爲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場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縱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場敕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

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謂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練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鄴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馳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迴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一三者旣射之應茲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

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亦
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
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衆寡莫
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
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
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
夷實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
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
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
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
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
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
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
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
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
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嬰翫來降拜昆州刺史
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東
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
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
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
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
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嬰翫陰有二心
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
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

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

唐書

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

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夔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夔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高熲右衛大將軍元旻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莫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遠颺可汗犯塞上晉王唐書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

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碛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

史嬰翫包藏逆心爲民與患朕備有成敕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敕令任致嬰翫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卽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抗拒旣見軍威便卽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提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勲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虜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處無方號爲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末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爲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

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
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
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
張悉司馬李綱舟師趣北景高祖崩煬帝卽位大業元年正月軍
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閣黎江賊據南岸
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
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于柵因
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
大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
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
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水遙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

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
贈上柱國盧國公于通仁嗣開皇時有馮昱王擲李充楊武通陳
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擲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
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
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
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
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擲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
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伐陳
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
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
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
謀反徵還京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

人性果烈善騎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衆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曰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十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忠鳳堂
氏雷回南甫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巖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巖所養及巖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為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

高祖爲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于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絲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定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爲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閣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翹蕩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豐帝尋發兵齊王知之命其僕射楊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恆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而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旣平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壬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

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贈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雁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至上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矣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東餞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州刺史高祖爲丞相遇尉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

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甫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潁川太守父闕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

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卽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唐宗本諱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

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唐宗本諱轉牧淮海以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頌之得罪也以徹素與頌相善因被疎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頌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荊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遣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左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

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詐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邊山東復領慈州事

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嚴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

杜彥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鳳圖
氏周定南甫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川波之又擊叛蠻剋倉埏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

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陔擁衆數千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陔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勸

高勸字敬德渤海裔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注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勸將斬之以狎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躄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旣至鄴勸後主五品已上

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勸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勸再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旣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勸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崇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群生者也自

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蠲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禱頊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伺旦昵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驚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

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勦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餽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朱敞

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群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

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輶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脩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旣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

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卽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首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承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侯飛右旅下大夫

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效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

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畏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賞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轉秦州總管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道不整獻食疎薄帝

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
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
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
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
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
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
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
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
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
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
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菹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
坐廢于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
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
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
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
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後封睢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
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
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
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

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
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
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
軍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
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
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
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
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
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
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
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
道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
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
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
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
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
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
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群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
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
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
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
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

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卽位穎元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勸死亡之際志氣凜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余未敢幼有權竒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史館藏
氏雷回南甫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
 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
 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伯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
 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
 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
 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鶻
 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
 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
 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

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相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資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卽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故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

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

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帥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醴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累績從事遷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舩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

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緩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旣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茶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

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囚固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克渠胄

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忌及王世積之誅也頴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觀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戊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弼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弼爲監軍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澮州刺史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

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
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
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
部尚書領太子虞侯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
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
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
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
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
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吳三州
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
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弼旣以才能著稱
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
色尤勤遠略弼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
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
二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
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疑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
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
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觀扣馬切諫帝嘉焉賜
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
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宋本諱爲河北行臺衡歷
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
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尊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

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
英林聚眾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
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
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
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
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
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
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
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
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以馬一匹金帶練練六百段衣一
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
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
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
五百匹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
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嘗
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
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
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
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
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
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
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
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
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

其事江都丞王世克又奏衡頓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
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
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妻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
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
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
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好與人群鬪拳所毆擊無不顛
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
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
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
及高祖居指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

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
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
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調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
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
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
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卽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
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
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
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
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
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汪而屏人交語
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

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克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克僭號汪復用事世克平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冑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終

西川中鳳
氏國南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中鳳
氏國南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

及古
氏

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廋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有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翹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鶴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糲鷺鷥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縣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

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
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
厲乘丹氣之威夷翹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
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贖江湖
之菁藻飢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嚮噓噓而相續潔齊國之
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靈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
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
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
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
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籩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
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闕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
大壑大壑爲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

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
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
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
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
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轍由是
官塗淪滯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
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
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
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
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
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
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憚偃

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堯爾而
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
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緒之年伏膺教義規行
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繼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
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
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
記聳聳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悵
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
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
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
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
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
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
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
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
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
損鄧林之櫟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遊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
候南山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
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
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
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
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
海輕罽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
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遘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

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
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徧隘凡
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佞無愧
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
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撓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
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
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樓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
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
委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
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
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
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
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斃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
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
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
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
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
弊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
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鴛拙致笑輕生所
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
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
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
迹礫石變成瑜瑾莠莠化爲芝蘭囊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
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

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聖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

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正初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濟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其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持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相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間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髮垂素髮筋力已衰官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齊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竒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

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主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邳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

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卽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共憤其必克二

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畧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頽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章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

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鷲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
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義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
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
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千
戈秦居閭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
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蹠
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峭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
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
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
之竒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
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
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泐
玉弩驚天金鉞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
馬而塞城臯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耶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
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
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狄虘
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
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一更紐殊方
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
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
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
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
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
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

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
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
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啟祚聖皇馭
寓運天策於帷展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
蹕林之地盡克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
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
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版出車一舉平定
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
修文自華夏亂離歷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
之道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敕太子改
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習
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
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
彰於容旨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
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
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
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叙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
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
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
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
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
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
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

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克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
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
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
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
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
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
冠之遊若乃降精燦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
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
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
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
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
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
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
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堯海之禽不增於大地
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
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遠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
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
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啟
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
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涓涘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
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
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大史練
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
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

宅天府固本崇威句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
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
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
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
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
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
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
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
峒問道汾射宵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
萬葉用教百年尚想睿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爰象不
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
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
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
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
今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
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
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
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
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
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
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孺爲
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始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
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

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克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克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史臣曰二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摧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終

西川中鳳臺
氏周南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鳳臺
氏周南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卽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

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聞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鏡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郎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脩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典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

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解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緒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

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

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政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涑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聞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倪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場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

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敕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

管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時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詵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克學上而詵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詵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詵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詵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詵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詵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官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

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
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
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
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
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
舊君卽是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皇太子馬三千疋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
官賜醮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
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
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鳳之后玉錘

玉斗而降金版金騰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
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籙集馳聲南董越響曇韶粵
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
指不肅清焉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
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
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
心爲百姓日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
辯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頰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迺表
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效靈狎素游
頰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
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
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

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
白爵主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
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櫬刷采青蒲將駟
赤芻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翟之鑿終古曠
世未或前聞福召宜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
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
載行載止當辰宁而徐蒞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
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
赤頭立日侯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
集昔漢集秦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
府並旁觀迴曠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剗胎剖卵則鸞
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鸞龍盤蛇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

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
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
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
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定於鑠我君武義迺
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
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
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歧祚隆未如神爵近賀
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
跡化玉黼宸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綏應在旃伊臣預焉
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
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人適述
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偕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力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

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始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諸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

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有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賸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改革命初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

國莫以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礮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犬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惟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

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
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
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
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
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
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
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
落生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
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
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
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落臣傳一卷合一
帙十卷正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
卷揚賊傳二卷逆臣

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
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
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
賁即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
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
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
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
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
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
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
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
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

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卽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卽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安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

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又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賂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

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荒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瞻逸既稱趙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實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大小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終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